

那年初春的一天中午,下班回家的我刚一开门,就听到从厨房传出婆婆和妈妈的笑声。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,悄悄向里一瞥,就见婆婆舒服地倚在餐椅上,手里端着食物快意地品尝着,一旁炉灶边的妈妈正在专注地忙碌着。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浓,一棵高大的榆树也正吐着欲滴的新绿。春景的映衬下,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竟也容光焕发。“做啥好吃的了?”我一步跨进厨房。“哎哟,冷子回来了!”妈妈被我吓得一哆嗦。“冷子,你看我多有福,你妈就烙,我就吃。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糕。”婆婆边说着边递给我一个小碟,里面是一块煎得白里透黄的香喷喷的年糕。

婆婆喜吃黏食,可妈妈因胃病从不吃。但是,为了婆婆,她会经常做。不仅如此,她还会在很多方面去照顾视力不好的婆婆。一次,我撞见她正在给婆婆洗衣服,便心酸地嗔怨道:“妈,我是儿媳妇,伺候婆婆是应该的。你还大半岁呢,腰又不好,你知道看你这样做我心里多难受?”妈妈不屑地看了我一眼,说:“闲得

你,难受啥?能干点活儿活动活动不挺好?再说了,你这么忙,我干还不是替闺女干?我好受着呢!”

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,从不说苦,从不计较,从不抱怨,心里永远装着别人。她是过敏体质,从小不吃任何腥膻食品。然而,爸爸和四个孩子却都是“腥膻控”。家里没有因妈妈过敏的缘故少吃过一条鱼、一两肉。相反,为了满足家人的食欲,从采购、清洗,到精工制作,妈妈经常是一条龙服务。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,不能品尝腥膻食物的妈妈,是如何做到仅凭直觉练就一手高水平厨艺的。时至今日,已年逾九十的妈妈,为了儿女心中的“妈妈味道”,还时不时地下厨炒个海杂伴儿,熬个酱焖鱼,余个肉丸子。

妈妈属鼠,今年92岁。听她讲,姥姥祖上是大户,姥姥的父亲是晚清北洋水师军官。等姥姥待字闺中时,虽家道败落,但家教依然甚严。姥爷是在私塾度过童年的,自幼饱读经书,13岁从师学医,20岁始被药铺请去当坐堂先生,其医术远近闻名。姥姥、姥爷的

身世和经历,不仅塑成了他们本人的三观,还深深影响了母亲这一代。而母亲又将“善良立身,助人为本”的家传美德言传身教于她的后人。姐姐5岁时,跟人在车站看到一个哭泣的要饭婆婆,她跑回家将锅中留给爸爸当晚饭的一盆水饺偷偷端出去送给老人;哥哥宿舍区外的马路上有个有腰疾的环卫工,天天扶着腰扫马路,问明情况后,哥哥买了一大包药送与他;妈妈带大的外孙,6岁时抱着一捆水萝卜回家,他一路与人分享,最后仅为了孝敬姥爷,才不得不留下一个;我女儿也是妈妈带大的,儿时跟我去市场买菜,见一个生意冷清的菜农可怜,硬拉我去买他的菜。每当谈起类似的事情,我们总会对妈妈说:“都随你,傻!”妈妈会乐呵呵地说:“是呢!傻妈生傻孩子!”

同天下儿女一样,在我们心目中,妈妈是世界上最优秀、最伟大的母亲,她身上有太多品质值得我们去学习、继承和传扬。

这个时节,家乡的萱草花,一定是馥郁芬芳、漫山遍野地开着。春天不老,妈妈万岁!

作者92岁的妈妈



## 萱草飘香

□ 张冷

## 爱的警钟

□ 吕晴

前几天,母亲查出脑梗,还有小脑萎缩,从医的姐姐建议,姊妹几个以后不能再惹母亲着急生气,要和颜悦色,要有耐心。

母亲与我同住,我的“压力”甚大。我原本不是个性情温和的人,但是作为子女,这个担子无可推辞。在每天油盐酱醋的生活中,看着母亲日益减退的记忆力,我只能在心里叹息。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间大大的阳光房,现在终于住上了洒满阳光的大房子,可是她的身体却逐渐衰残。多想太阳能够为她停留,岁月为她止步啊,然而,此念只是虚妄。

后来,想到一个好主意,就是教母亲学习打字。虽然母亲年纪老迈,但是她的电子装备不少,诸如iPad、MP4、笔记本电脑、智能手机一应俱全,但她只会看,却不会操作,原因就是不会打字。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母亲,先遭遇饥荒年又赶上文革,学生时代根本没有系统学习过汉语拼音,这可是学习打字的一大障碍。

于是,我在键盘上贴上大号汉语拼音字母,先从简单的音节教起,比如:d-a大;j-i几,慢慢地,倒是也记住了。但是字母一多,母亲又不会了,还经常学了这个忘记那个。我心里那个急啊,心想“这么简单的字母咋就记不住呢?”于是,一计不成又生一计,母亲闲暇时常在iPad上看电视剧,所以,我就让她学习电视剧名称的拼写,比如:da-cuo-che《搭错车》,经过几次尝试,发现这个方法不仅学得快,还能一次性学多个字节。

周末的时候,姐姐把母亲接去医院作检查,我一个人在家收拾房间,打开妈妈的书桌抽屉,一摞稿纸显露

## 名人称赞母亲的名言

无论我现在怎么样,还是希望以后会怎么样,都应当归功于我天使一般的母亲。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,它们一直伴随着我,而且已经陪伴了我一生。

——亚伯拉罕·林肯

我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。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母亲。我一生中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我从她那儿得到的德、智、体的教育。

——乔治·华盛顿

青春会逝去;爱情会枯萎;友谊的绿叶也会凋零。而一个母亲内心的希望比它们都要长久。

——奥利弗·温戴尔·荷马

慈母的胳膊是由爱构成的,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香甜?

——雨果

我给我母亲添了不少乱,但是我认为她对此颇为享受。

——马克·吐温

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,那便是母亲的呼唤。

——但丁

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,就是母亲,最美好的呼唤,就是“妈妈”。

——伯伦

妈妈你在哪儿,哪儿就是最快乐的地方。

——英国谚语

女人固然是脆弱的,母亲却是坚强的。

——法国谚语



家事



母女情深

在眼前。我一页一页翻下去,每一页纸上都密密麻麻写满拼音和对应的汉字。字迹工工整整,像小孩子家庭作业。那一刻,眼睛酸酸的,心里的滋味无以言说。

回想教母亲学拼音的日子,我常常因为老人记不住学不会而气急败坏,耐心这道防线总是不由自主地垮掉。每当那时,母亲常用怯怯的眼神望着我说:“我真是不中用啊,咋就学不会哩,老了,老了,反倒给孩子添心事啦。”我不仅没有体谅老人,还常常顶撞她。握着那些厚厚的纸张,我无法体会,母亲在我上班之后,其实根本没有看过一集电视剧,她把全部精力都用来练习拼音字母。医生叮嘱过,老人脑血管严重堵塞,大脑缺血,不能长时间低头。可是,她为了不让孩子失望,为了让女儿开心,全然忘记了身体的不适。我算什么孝顺,表面看上去是帮助老人康复,其实根本没有设身处地体谅母亲。

一个人,伫立在空寂的窗前,思绪回到了30年前。那时我不是一个聪明的小孩,连小九九都背不过,母亲就掰着我的小指头,一点一点教。她的口袋里永远都装着大白兔,做对一道题就奖励一块糖,还有妈妈冲我竖起的大拇指,“真棒,又学会了一个。”

潮起潮落,云卷云舒,带走了岁月的轮回,昨天,已经回不去了。我只能将那些厚重的纸张敝帚自珍,作为爱的警钟,存在心里长鸣。

激凌,我总是给孩子买一盒,给婆婆买一盒,乐得婆婆像个孩子一样笑呵呵的。去年夏天去呼伦贝尔大草原,我们也将婆婆一起带着,她一辈子在农村,喂过羊,喂过鸡,却没有见过蓝天白云下奔驰的骏马,婆婆的激动可想而知。

在满洲里,我们带她吃俄式大餐,婆婆一看,都是炖土豆,还那么贵,就嘟囔说:“这是金土豆还是银土豆?”我们知道她是心疼花钱,就安慰她别想那么多,结果婆婆很有觉悟地总结了一句话,说:“土豆还是那个土豆,就是在家吃土豆的心情,和在这吃土豆的心情不一样!”逗得我们一家子,差点没喷饭。

我这才恍然发现,自己又开始开怀大笑了,这么没心没肺傻笑的自己,好像有点对不起妈妈,但是,生活到底是五颜六色的,妈妈有妈妈的命运,我有我的人生,对妈妈的思念还在继续,但人在阴霾下生活过,就会更懂得明媚阳光的珍贵了。

孩子上幼儿园后,婆婆就回老家去了。每次我们回去看她,就尽量多给她留一些钱,婆婆总是说,“不要钱,要那么多钱干吗!”我们仍然把钱塞给她,在心里觉得这也是一种孝道。然后,婆婆呢,她总会回馈给我们更多。

这个春天,她特地捎来了一大箱子鸡蛋,都是她自己养的土鸡蛋,她说,“春天的鸡下的蛋最好,给孩子吃了长个!”孩子吵着闹着要养鸡啊猫啊狗啊,我嫌麻烦,一次也没同意,婆婆总是满口答应,她在老家给孩子养了许多毛茸茸的小鸡,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,还笑眯眯答应女儿,等街上有卖小孔雀的,给女儿养一群孔雀,乐得孩子一蹦三丈高。

不知不觉,母亲节到了,我提醒自己,不要忘了,我还还有一个母亲,是需要我去孝敬的。

婆母妈妈



外出旅游的婆婆

妈妈走后,很长一段时间,我情绪总是失控。动辄伤心落泪,还爱发脾气,尤其恶劣的是,还冲着两岁的女儿吼叫:“要是妈妈也死了,看你怎么办!”胸中的怒火像气球一样引爆之后,剩下的就是深深的悔恨了。

这时候,婆婆总是默默地喊我:“吃饭了!”有一次,看我胡乱发脾气,又胡乱地自责,婆婆就说:“孩子,你原来有两个妈妈,现在就只有我这一个妈妈了,你就是我的孩子,有什么不痛快就说出来,别难过为自己!”我听了,眼泪哗哗地流下。

慢慢地,情绪稳定了一些,就又想起了“子欲孝而亲不待”的话来,心里又是一阵难过,还好有婆婆在,婆婆总是说自己老了,就像个孩子一样,贪吃,贪睡,贪玩。而我,打心眼里感谢她的返老还童,让我还有尽孝的机会。

每次我们一家子去逛街,孩子嚷嚷着要吃哈根达斯冰